

知與無知

文／高志斌

攝影／楊樹山



陽下的城邦挾著愛琴海吹拂過來的海風，空氣中總帶著幾分甜味，從山上的神廟眺望進港的船舶，心情上特別能帶給人們希望的感受：在諸神的祝福中，城邦的居民以優雅和閒散的生活方式，度過那年代最燦爛和幸福的日子，人們總是互相的叮嚀，如果能在有一天的早晨碰到一位智慧的聖哲，並且能和他聊上幾句，那就是一天中最為幸福的一件事了。

蘇格拉底就在被期待的那一天的某一時間從神廟走了出來：緩步的走下石階的時候，有人從廟的側門的小路上擋住了他的去路，並好奇的問到，神：剛剛對你說了些什麼？蘇格拉底望著眼前的這位年輕又陌生的人說：神沒有告訴我什麼是智慧：走出神廟之後聖哲似自言自語的說著，我仔細的想，好像一剎那之間我唯一知道的事，就是我一無所知了。突然間又有人打趣的說：你還知道你一無所知啊，這說明你不是一無所知呀！衛城的風很大，風中沒有蘇格拉底回答的訊息：數千年之後，我們只聞聖哲的

腳步漸行漸遠，他並沒有明白的回答此中的矛盾，他望向藍天：那光如今也一樣的照著我們充滿疑問的眼神。不見了，並非消失了，答不出來並非指的是蘇格拉底一無所知，而他卻說自己「是如此的無知」，那麼「誰」

有權利來決定一個人是不是無知？或誰能決定一個人是有知？如博學多聞。別人怎知道另一個人是不是有知，或別人怎知道我是無知還是有知呢？透過什麼標準來檢驗呢？未知的東西多並不意味知道的少，反而是未知的東西愈多，證明此人知道的甚多……

蘇格拉底的無知，它是無法計算的，面對它，瞬間如滄海一粟，他覺得在無知面前它太渺小了，這不是謙虛而是一種覺醒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，同一時期在東方的莊子也有同樣的喟歎：蘇格拉底的我「知」道我無「知」，他同時反映了多層次的意思，一種意思表為「知道」即對事物的認識！廣義的如曹雪芹所言：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另一為「知

識」，而知識的範圍與知道的範圍根本上是不完全一致的。

一個沒有知識的人可以知道街坊鄰居的很多細微的瑣事，而一些高等學歷的宅男擁有尖端的科學知識，却可能陌生於一般的人情世故。可見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於概念、語言、思考的應用其實是多層次和多角度的，換個方式去想也就可能從無到有，也因為有了「有」，所以腦袋裡的「無」（疑惑）就更多了。虛懷若谷的人若更加「無知」或因更多的「疑問」而充滿了智慧，生命也因此更顯從容和優雅。在歲月的長河裡，時間流從無止息的走在矛盾的真理上，這裡邊永遠不缺的就是智慧和愚蠢。

